

青藏高原攝影

• 高燦榮

一 高原天地山川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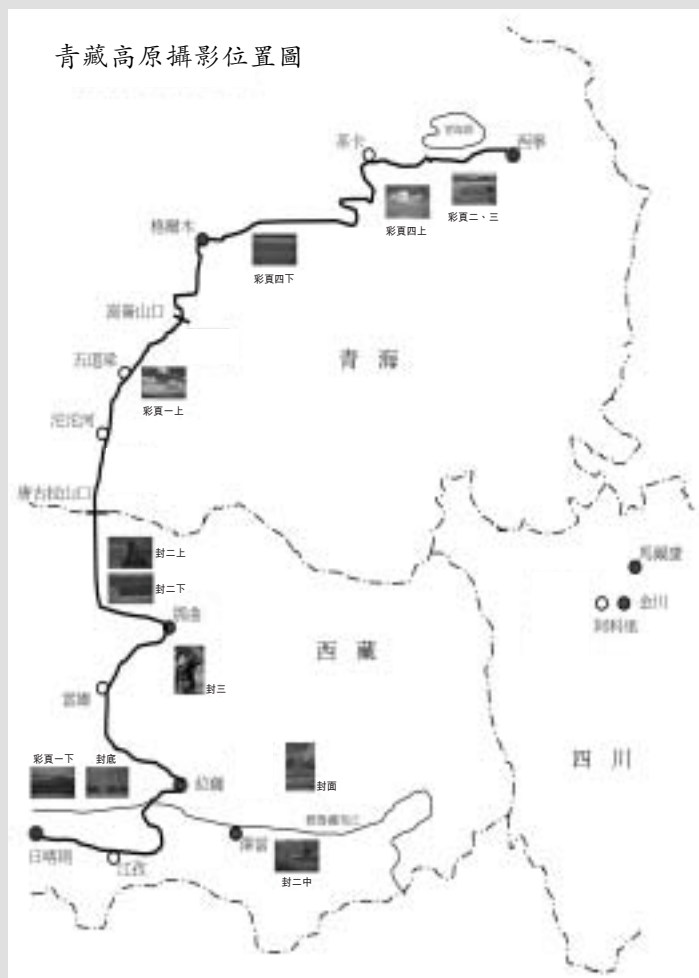
從青海省省會西寧走青藏公路到拉薩，全長1,947公里，海拔平均在4,000公尺。前段西寧到格爾木長782公里，後段格爾木往拉薩長1,165公里，先是直上4,700公尺的崑崙山口、5,000公尺的五道梁，經沱沱河鎮、唐古拉山口到藏北的那曲，抵達拉薩才降至3,658公尺。從拉薩到日喀則，亦得經過4,040公尺高的江孜，日喀則高3,836公尺。之後沿雅魯藏布江到澤當，高度也都在3,000或4,000多公尺。在川西大渡河上游阿壩州的阿科里地區撒爾腳村，海拔亦達3,900多公尺。

高海拔的景觀，絕非平地所看到的「山明水秀」，而是極端對比，氣勢磅礴的大山大水，是攝取影像的絕佳景致。高原攝影，捕捉天地山川，首先扣人心弦的是夏日青海湖邊的油菜花田，油菜花黃令人心悸。油菜花環繞呈圓弧，如同一彎曲水奔流，褪盡畫面構圖的呆板與嚴肅，帶來有節奏的如歌行板(彩頁二、三)。

茶卡鹽山景觀不足奇，鹽湖水面電線杆延伸排列，產生漸層效果，造成空間感，可行可遊；朵朵白雲漫步藍天，水影相映，啟人無限遐思(彩頁四，上)。從茶卡到格爾木，一路看到的不是光禿的山，就是無際的草

原，羊兒在起伏的山坡上悠閒地吃草(彩頁四，下)。

離開格爾木，海拔高度由2,800公尺急遽攀升到4,700和5,000公尺，那是崑崙山口和人盡皆知的「到了五道梁，難見爹和娘」的五道梁。在這段路



上，隨行醫師不單幫忙量血壓，還特別說明在沱沱河鎮就寢時，為了避免壓迫心臟與窒息呼吸，要側右睡，並在每人牀頭擺放氧氣筒以防萬一。高海拔的攝影艱鉅，若疾行則氣喘如牛，鏡頭把持不易；然愈不容易摘到的果，吃起來愈是甘美。

從崑崙山口到五道梁的高原草原，已不如較低海拔的茶卡到格爾木的草原來得綠，草地上到處袒露土層的黃褐。綿羊成群，脊背頂着陽光，成迂迴旋轉。將牠們擺置在畫面二等分的上方，甚具構圖的趣味。海拔5,000公尺的高原，天地遼闊，山頭不再那麼高，天空低得宛若可以觸摸，白雲朵朵像一團團棉絮打耳際掠過（彩頁一，上）。這是高海拔獨特的景，由景生情，彷彿置身夢幻國度。

從沱沱河到唐古拉山，一路山水相伴。綿互的山，蜿蜒的水，藏人帶着一群犛牛到河邊放牧；犛牛隊伍拉得長長的，拉出舒坦，拉出高原獨特的情。雅魯藏布江由西向東流經藏南大片土地，流至東經95度處，轉了個大彎，繼續往南進入印度。從日喀則到澤當，兩岸山石崢嶸，氣象萬千。江邊，陡峭處懸崖絕壁，雲霧裊繞；平灘處草木扶疏，牛羊遊憩，真可謂「大地有情天」（彩頁一，下）。

二 高原民居寺廟情

藏人民居建築，由於石頭遍野，就地取材方便，造就了碉房。碉房是中國民居建築，是北方四合院、南方天井院、雲南四合院、土樓、杆欄屋、碉房、蒙古包和窯洞八大類型中的一種（樓慶西：《中國傳統建築》〔北京：五洲傳播出版社，2001〕，頁119-35）。絕大部分藏人住的都是碉

房，但川西阿科里地區有底層石砌、二樓木造的木楞屋；若是夏日趕牛羊往山頭放牧，搭的又是帳房。碉房或寺廟，因是石砌，主體顏色呈現石頭的灰褐；又因藏人的白石崇拜，將牆身或窗戶邊框塗上白色，成為高原建築特殊的景。

高原的大山大水，使藏人深覺萬物有靈，於是拜山川、敬鬼神，產生了原始信仰苯教。及後，佛教傳入西藏，佛苯相摻和的結果，表現在民居與寺廟建築上的特徵，為辟邪物與吉祥圖案的出現。最常見的是民居正門門板的日月符與卍字符號、門楣的活佛框相或符紙與兵器、牆角的白石或犛牛角、屋頂瓦片上或鑲嵌在牆身用來阻擋沖犯的「十相自在」、法螺、寶瓶、蝎子等，以及寺廟裏裏外外彩繪的佛教「八吉祥」（也稱「八寶」）——法輪、法螺、寶傘、寶蓋、蓮花、寶瓶、金魚與盤長圖案。

攝影高原民居的景，可以發現石屋外牆貼滿犛牛糞餅的有趣情事。糞餅顏色的深褐，使得灰白的石牆生色。餅的深褐與樹的深綠，在灰白的石屋與山前山後死寂的環境當中鮮活起來，民居主題也隨之跳出（封底）。

高原民居的外牆末端，可發現犛牛牛角鑲嵌其上，有人說尖銳的犛牛角如同兵器阻擋沖犯，有人說是原始祭祀儀式供奉的牲品。不管這些說法孰是孰非，高原特殊的景、特殊的情，表現出民居建築的獨特性，是他處絕無僅有的（封二，下）。

高原人家，將瓶子擺置在屋頂煙囪上（封二，中），更是絕活。瓶子，代表佛教「八吉祥」中的寶瓶。「八吉祥」圖案，遍布高原民居與寺廟；向「八吉祥」祈福的傳統，深植高原藏人民心。

攝影高原寺廟實非易事，若欲得全景，小廟尚可，大廟不得。大廟如

甘丹寺、哲蚌寺、塔爾寺、札什倫布宮等都屬建築群，建築體之多、佔地之廣，除非拍照者退至夠遠處才可以將它們盡入鏡頭。若想拍攝布達拉宮，站在人民廣場或藥王山雖可盡覽整個宮殿，然而卻無法獲取姣好的畫面。筆者站在拉薩河的對岸取景，並爬到等高的位置，才拍得出布達拉宮屹立山頭、後有群山環繞，前有河流倒影的神聖與莊嚴；至於屬建築群的哲蚌寺，只能取角落的片牆，利用光影和人物的對照，表現寺廟的形形色色。

攝影寺廟，筆者利用僧侶與台階的關係，從僧侶走上層層往後延伸的台階景象，隱喻求道得道的不易；加上色彩紅、綠與白的對比及構圖的簡單，使畫面更具詮釋性(封面)。

三 高原藏人風俗情

一天清早，在阿科里撒爾腳高山湖(當地人稱長海子)邊的石頭上，坐着一個沉默不語、眼睛直望着水底的男孩。問他看啥，他說看湖裏的魚，他說今天湖裏的魚沒有昨日的多。頓然之間，發現原來哲學家是這樣誕生的。這二十幾戶人家的聚落，夏日只留下小孩和老年人，年輕的都上更高海拔的山頭放牧。山頭的牧人住在帳房，直到深秋，草吃光了，天開始下雪，才帶領牛羊返回村子。村子裏，老年人手持小轉經筒，邊搖轉、邊唸經，每天沿聖湖邊，尋相同小徑，來回一趟又一趟。有一天，幾隻犛牛馱着好些石板來到一戶人家，人家裏早就來了一個僧侶，僧侶先唸完佛經，後刻起瑪尼石。日子就這麼一天又一天過，藏人每天生活在簡單、平和、安詳的世外桃源，與世無爭。

藏人誦經拜佛是每日的課程，因對佛的信仰，人們喜在山頭或聖地懸掛經旗與經幡，作用在藉着風吹把經文散播出去。經旗與經幡又稱「風馬旗」，是在布質旗面印上經文與寶馬、「八吉祥」或佛像圖案的五色旗。為了祈福，他們習慣在山上、路旁、湖邊或墓地擺置瑪尼石堆。瑪尼石上刻佛像或真言經文，石刻加彩或不加。若在山崖壁上刻文或彩繪佛像，稱為摩岩石刻。這些因宗教信仰產生的獨特造景，作品如同地景藝術，呈現高原信仰的情，實為攝影不可或忘的對象。

撒爾腳的聖湖，在群山環繞之中，經旗倒映水面，別有風味；四周青山綠水、藍天白雲，以及山巒疊嶂的深遠景致，令人耳目一新、不思凡塵。聖湖邊，金色陽光灑落草地，朵朵黃花閃爍光輝，襯托出瑪尼石的神聖不可侵犯，由此可以理解藏人對自然崇拜堅定不移的信念。瑪尼石刻顏色的灰與咖啡，與周遭的綠色產生調和之美，顯出無比魅力。

青藏高原的藏人，常年生活的高海拔地方，呈現黝黑的皮膚，眼神流露出抵抗惡劣環境的堅毅，與絲絲莫可奈何的神態。藏北羌塘地區的婦女，在高海拔紫外線的照射下，膚色焦褐，應該是壯年卻顯得有點老氣，數條辮子的烏黑掩不住臉上皺紋的浮現，同樣是一副莫可奈何的樣子(封二，上)。頭綁紅巾的康巴，眼睛斜視前方。微張的嘴唇好似內心有許多話要說，卻又好像沒有人肯聽他說。生活在大山大水的青藏高原，就是這般地無奈，只有問語蒼天，寄情大地(封三)。凡此種種，均是高原人物迷人的特色。

高燦榮 台灣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副教授